

有一条河叫呼兰河，有一座城曾叫呼兰城，有一本书叫《呼兰河传》，这本书的作者叫萧红。萧红的盛名远超哈尔滨市呼兰区，今年恰逢萧红诞辰110周年。但今年的呼兰区，却因新冠肺炎疫情差点儿“红”过了萧红。为什么是呼兰？寒冬时节，冰冻雪封，摩挲着历史阡陌和岁月纹理，我们走过“生死场”，倾听这曲“呼兰河传”。

本报记者李凤双、邹大鹏

呼兰就是那个“呼兰河”

萧红出生时，呼兰河水是清的。呼兰河，在《呼兰府志》中，是一条流动的河。《金史》称活刺浑水；《大明一统志》称忽刺温江；清朝《黑龙江外纪》称霍伦河（呼伦河）。

何为“忽刺温”，有人说是海西女真的别称。呼兰，古属肃慎，地处黑龙江南部，松花江北岸，呼兰河下游。“呼兰”得名，一说是女真语“忽刺温”的音转，一说是满语，意为“烟囱”。究竟从何而来，不得终考。

1734年，即雍正十二年，筑呼兰城。此前，呼兰属金上京会宁府，清初为索伦部，隶属黑龙江将军管辖，当时在呼兰河设置了八个卡伦，也就是哨所。1913年，改称呼兰县。2004年，经国务院批复，呼兰撤县设区，成为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的呼兰区。

追古抚今，呼兰小城历史似比哈尔滨这座年轻的东北亚国际大城市要悠久得多，其肇兴之时后者还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如同阿城一样，最初曾为金上京会宁府，后也撤县成为哈尔滨市的阿城区。

高粱肥，大豆香，呼兰河两岸是稻香。东北平原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富积了千百万年的黑土，覆盖着松嫩平原，滋养着富庶的呼兰城。《清史稿》曾记载，“府境据呼兰河下游水域，松花襟其南，长河支港，足资灌溉，土味膏沃，号为产粮之区。雍正十三年后，移屯设庄，日事开辟。”

呼兰河，一条关东的大河，从小兴安岭苍莽的林海中，逶迤而来，汇入滔滔松花江，东去白烟一片。静静的呼兰河，河面宽绰，一把沙子撒下去，不见一丝浑浊，似乎再多的沧桑，于她而言，都在悲喜之中，默默地承受着。

民国才女萧红，就出生在呼兰河畔。110年前，呼兰城张姓宅院，一个女娃呱呱坠地，从此这座小城便与这位奇女子，相得益彰垂名于世；110年后，还是这座老城，一场疫情肆虐而至，将人们的视线拉回萧红故里。

这个曾经位于小城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如今作为萧红故居辟为纪念馆，陈列着萧红祖母用过的部分物品和萧红生前的照片，来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或望物兴叹、或凝神长思、或低首默哀、或流连徘徊。如今，因疫情原因，故居无奈关闭。

故乡之于萧红是一道风景，萧红对于呼兰城也是一道风景。很多人知晓呼兰，是因为萧红；来哈尔滨，也只为奔到萧红故居瞻仰思人。多年前，记者曾走进这座青砖青瓦、土木建造的传统八旗式住宅，驻足小院里的菜园，依稀能感受到当年萧红笔下描写的“后花园”，那里曾记载着她与祖父张维祯最美好的往日时光。

萧红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乳名荣华，本名张秀环，后祖父为其改名张迺莹，曾以“悄吟”为笔名发表小说《弃儿》，这也是她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1935年，她创作的小说《麦场》，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署名“萧红”。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作品在文坛上引起巨大轰动，萧红一举成名。

关于萧红，曾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当代黑土作家迟子建，在《寒夜生花》一书中这样写道：“旧中国的苦难和她个人情感生活的波折，让她饱尝艰辛，一生颠沛流离，可她的笔却始终饱蘸深情，气贯长虹……萧红本来就是一片广袤而葳蕤的原野，只需那么一点点光，一点点清风，就可以把她照亮，就可以把她满腹的清香吹拂出来。”

1938年起，萧红在武汉开始创作《呼兰河传》，这部散文化、自传体小说，与沈从文的《边城》一样，都以边地为题材、以地名命名，都以祖父与孙女的故事展开，都浓墨重彩地描



萧红故居附近的萧红雕像。

呼 兰 河 新 传



写了乡土风物，可以说，如果不是这两部作品，外界可能很少会知晓“茶峒”和“呼兰河”，甚至很难在地图上找到。1940年，病居香港的萧红完成《呼兰河传》书稿，并在《星岛日报》连载。

在迟子建看来，萧红才情的爆发，恰恰是她在香港的时候，那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呼兰河传》无疑是萧红的绝唱，茅盾为之作序，称它为“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可谓一语中的。

无疑，生长于斯的呼兰这座小城，懂她！萧红，也用生命最后的绝响，反哺故乡的黑土，告诉世人什么是呼兰。

呼兰河畔的人和事

呼兰城，不只有萧红。呼兰城，出萧红，是偶然，也是必然。

哈尔滨，新老城区相距甚远，是一个杂糅的城市。它既有阿城、呼兰这样历史悠久的老城区，也有南岗、道里这样的新城区。老城区偏于一隅，一直作为“外县”拱卫中心城区，近些年才被“裹挟”入这个东北亚国际化大都市，“区龄”尚短；新城区也不“新”，转眼也近百年历史，但与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遗址的呼兰相比，缺少历史文化的厚重，还显“嫩”了些。

在风光秀丽的呼兰团山子文化遗址西侧，考古人员发现了文化层堆积现象，长约几百米，曾有原始陶片、石斧、石磨等物出土，又发现了红衣陶、罐纹陶、陶支座等大量物品，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遗物。

据呼兰文旅部门调查，辽金时代，呼兰的政治、经济、文化已非常兴盛，诞生了胡拉温屯这个最早见于史书的村落，留下了大堡古城、穆儿昆城、石人城古墓石人、团山子七级浮屠宝塔等闻名遐迩的历史遗迹，并涌现出金代状元徒单镒这样名耀史册的显赫人物。

作为哈尔滨城市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呼兰人文特色浓郁。除了蜚声中外的萧红故居纪念馆，还有拥有东方巴黎圣母院之称的天主教堂，清新别致的四望亭，亚洲之最的百年仙人掌，呼兰文庙、城隍庙、三光庵、清真寺等历史建筑，赋予呼兰深厚的人文底蕴，构筑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

尤其冰天雪地里长出巨型热带植物仙人掌，实属“奇葩”。在呼兰区三次扩建的仙人掌楼里，这个硕大的植物高耸向上、野蛮生长，疫情前曾引来不少游客围观。1896年，呼兰一户杨姓人家开始养殖培育，31年后移入了当地地标西岗公园的花窖，在它的百余年岁月中，由于花窖矮小和其他原因曾三次削头达4.8米，据当地文旅人员介绍，这是目前亚洲人工养殖寿命最长且最高的仙人掌。它从另一个侧面，也见证了呼兰这座小城“不简单”的人文历史。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曾写道，当地的官绅对呼兰河的文化很满意，请



大图：雪中的萧红故居。



小图左：萧红的代表作展示墙雕塑。

小图右：萧红故居院子里的辘轳。

门，疫情防控从自身做起”。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这次疫情中，呼兰人选择勇往直前，一幕幕抗疫感人故事也在上演。1月23日，街舞女孩高欣妍在寒风中一同守望等待4个小时，为防疫人员跳了一支“感恩舞”致敬——《听我说谢谢你》，跃动小城大爱；1月27日早6点，260台车辆集结完毕，出发前往各乡镇街道，把核酸检测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一天之内对30余万人的核酸检测任务，担任党员、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等肩上，而这已是第三次。小城的百姓，在朋友圈里接力打气“共克时艰，呼兰加油”。

呼兰河许愿“网红海”

在哈尔滨这座因修建中东铁路而兴的城市，人们喜欢用铁路划分行政区域。哈尔滨市道里区霁虹桥与南岗区一曼街连接处，有一座近百年的立交桥霁虹桥，由俄罗斯设计师和建筑师建造，具有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2013年作为中东铁路建筑群的一部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附近的霁虹桥也由此桥得名。

霁虹桥下，铁道线上列车依旧飞奔。铁路西侧地势较高的一侧，被称作道里区，民国时期领馆林立、外侨集聚，可谓当时的“富人区”，建筑多为欧式和日式，知名的百年老街中央大街就在这个区；铁路东侧地势较低的一侧，被称作道外区，当年多为中国百姓，属于当时的“平民区”，萧红曾落难于此；霁虹桥南侧地势较高的区域，则是今天的南岗区。

对许多哈尔滨人来说，区分“江南”的几个区容易，但“江北”的概念则相对笼统不擅区分。因为在大家的概念中，松花江南岸是“江南”，北岸太阳岛以北全是“江北”，无论是松北区、呼兰区，还是曾经跨行政区域存在的利民经济开发区（利民开发区），都属“江北”一列。

哈尔滨本轮疫情中，利民开发区是一个焦点。最初，利民开发区是出现在《呼兰县志》中的，世界上大部分属于呼兰区，呼兰区委和区政府至今还在利民开发区办公。虽然本次疫情的传播链不甚明了，但呼兰与利民交融与共的地缘逻辑却异常清晰，即便如今利民开发区已由松北区管理。1991年，黑龙江省政府批准创办省级利民经济开发区，2018年，国家级新区哈尔滨新区管委会正式挂牌，松北区和国家级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形成了完整的江北一体发展区。目前，利民开发区内大小企业林立众多，员工大多居住在附近。

（下转15版）

这样的季节，室外晾晒的衣服看似已直挺挺、一片片地被“冻干”，但仍需拿回屋里在热炕上烫干。那些年，盘炕，是门学问。盘不好总是冒烟哈咚、不热乎；烧炕，也是门学问，火太急浪费柴，容易烧糊炕席。在萧红故居里，总是有外地游客，忍不住坐在那大炕上感受黑土地民俗。

那时候，呼兰城还没有高楼林立，只有横平竖直几条街。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回忆说，“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个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去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

于是，当江河已被几米厚的冰封冻，人们更喜欢斜靠在炕头“猫冬”。扎堆热闹热闹，嗑几把瓜子、唠几句闲